

文章编号: 1008-2786-(2017)3-369-11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233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

赵 陈^{1 2} 宋雪茜³ 方一平^{1 2*}

(1.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山区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 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存在联动发展耦合机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旅游会成为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因素, 城镇化也会为旅游品质和效益提升提供资源和服务保障。为分析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综合城镇化率和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计算四川省综合城镇化率和旅游发展综合指数, 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程度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大, 旅游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化水平, 除川西山区城镇化率滞后于旅游发展, 其他市州旅游发展均滞后于城镇化。区域地理区位、地形及其相关的城镇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比较优势是影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建议根据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空间差异, 在不同类型地区实施差异化的旅游与城镇化互促发展策略。在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应进一步强化旅游功能, 通过城市核心区都市旅游提档升级促进城市品质提升和空间人性化, 通过城市郊区游憩带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通过乡村旅游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在山区应充分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 把握国家政策机遇, 通过发展旅游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水平提升。

关键词: 城镇化; 旅游; 耦合协调度; 空间差异; 四川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引言

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城镇化与旅游两个系统会产生互促关系。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吸引大量旅游者, 而且会形成劳动力、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向旅游地集聚效应, 促使旅游中心地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的城镇化^[1], 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旅游城镇化”^[2-3]。城镇旅游也是现代旅游

最重要的主题之一^[4]。城镇既是旅游业最大的客源市场, 也是大众旅游时代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的改善, 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5], 特别是结合传统民居和特色地方文化而进行的特色小镇建设, 使一些城镇成为了旅游吸引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学界针对城镇化与旅游的相互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 主要包括旅游驱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推动旅游业发展、城镇化与旅游的相互关系等^[6-9]。城镇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 2017-02-19; 改回日期(Accepted date): 2017-05-26。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 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KZZD-EW-06-03);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SC16B026); 四川省旅游业青年专家研究课题(SCTYETP2016L3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项目(KYTZ201628; J201617)。[Key Deployment Projec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ZZD-EW-06-03);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 of Sichuan Province(SC16B026); Sichuan Tourism Young Experts Research Program(SCTYETP2016L30);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KYTZ201628; J201617).]

作者简介(Biography): 赵陈(1979-), 男, 重庆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Zhao Chen(1979-), male, Chongqing, Ph.D candidate,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lanning.] E-mail: zc531_0@126.com

*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方一平(1965-), 男, 浙江淳安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产业生态、环境管理与山区可持续发展。[Fang Yiping, male, professor, research fields cover industri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E-mail: ypfang@imde.ac.cn

化和旅游的空间关系相关研究表明,城镇化的规模、质量和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溢出效应^[10]。随着研究的深入,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耦合关系开始受到关注。一些研究指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经历了从胁迫、促动到耦合协调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高度协调的区域特征^[11];西部地区旅游与城镇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偏低,空间差异显著^[12]。学者们认为,从其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属性上分析,旅游具有驱动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性:人们的旅游需求对城镇化产生拉动作用,而旅游供给能力的提升则会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资源的比较优势、政府的政策支持、私人企业和旅游消费者的参与等也是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综上,国内外学界在关于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的互促关系、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和驱动因素方面已经有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综合考虑地形因素及其造成的山区城镇空间特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区域旅游本底资源等因素,分析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性的研究还较为鲜见。本研究在计算四川省各市(州)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和

综合旅游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对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并从地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旅游资源基础条件和相关政策等角度出发,多层次分析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和二者协同发展的策略。

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幅员 48.6 万平方千米,山地、丘陵、高原地形面积广大(图 1)。2015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30 103.1 亿元,居全国第 6 位,西部地区第 1 位。人均 GDP 36 836 元,比上年增长 7.2%。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 12.2 : 47.5 : 40.3,分别贡献了经济增长的 5.0%、53.9% 和 41.1%。辖 18 个市和 3 个民族自治州,2015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8 204 万,城镇化率 47.69%。

2 数据获取与处理

涉及综合城镇化率计算的相关数据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四川省统计年鉴 2016》、《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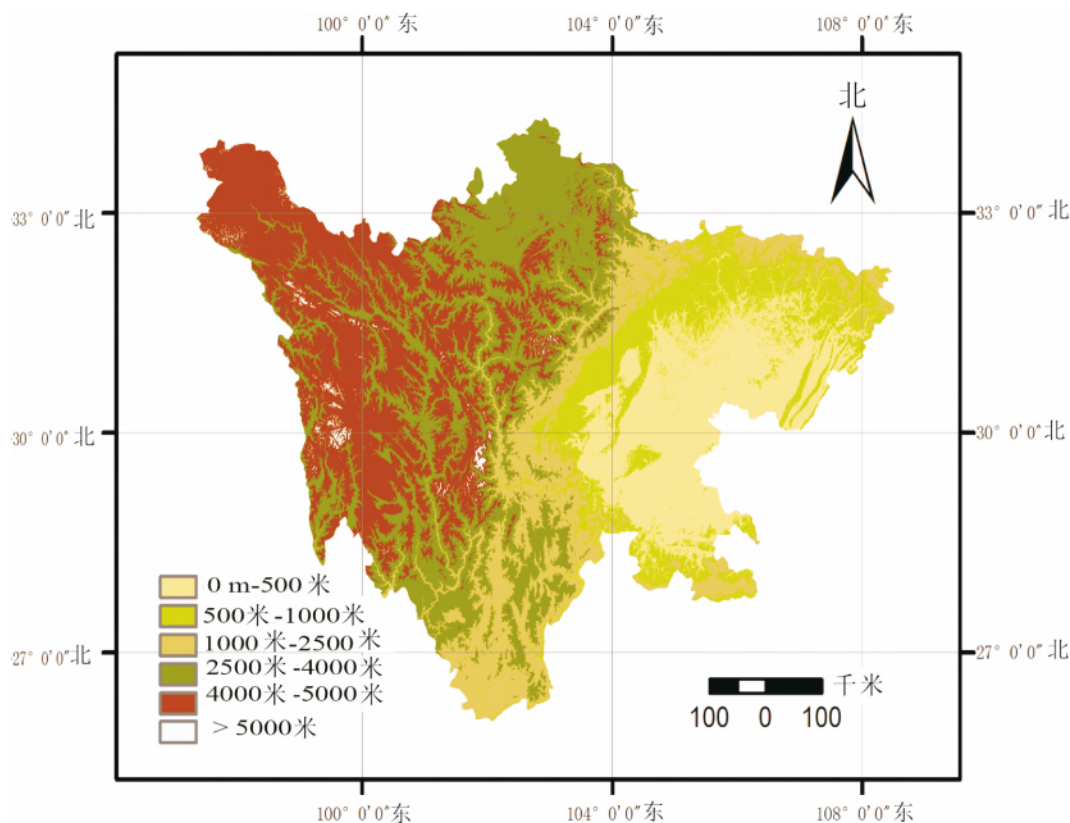


图 1 四川省地形图

Fig. 1 Topography of Sichuan province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5》。旅游业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2016》及四川省旅游局有关资料。地理空间数据方面,选用 DEM 数据为地球电子地形数据 ASTER GDEM,基本格网单位大小为 30m x 30 m,基本比例尺 1:10 万。

空间数据处理方面,运用 ArcGIS 软件对四川省行政区划图进行栅格化处理,将得到的矢量数据离散化到行政单元上作为空间单元,对空间数据与经济数据进行匹配分析。经济数据处理方面,将四川省各市(州)城镇化及旅游业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合城镇化率,计算结果与数字化后的空间数据进行合成,形成空间统计数据。

3 研究方法

3.1 综合城镇化率指标体系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在空间上形成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又引起各类生产要素在有限空间上的高度组合,从而促成了城镇的形成。城镇化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以及传统乡村生活向现代城市社会生活转化的过程,具体形式包括农村转变为城镇、城镇规模的扩张、城镇质量的提升、城镇空间结构重组、城镇转型和功能转变等方面内容,涵盖了人口、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空间等各个层面。在鉴前人研究成果^[13-16],根据城镇化的内涵特征,从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四个维度出发构建综合城镇化率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主要反映人口非农化和人口聚集的过程;经济城镇化主要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非农化转变;土地城镇化主要通过景观与交通表征城镇化的过程;社会城镇化主要通过公共服务水平表征生活方式的转变。根据这四个维度,确定了 15 项具体指标(表 1)。

3.2 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从系统论角度考虑,旅游不是孤立的活动,旅游活动本身由系统结构组成的,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系统环境之中,受系统环境的影响。旅游系统的各组成要素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目标是要实现旅游价值。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7-19]基础上,全面衡量资源条件、市场需求、支撑条件和发展潜力等能够较大幅度反应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四个维度,构建综合旅游

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其中,旅游资源条件主要反映区域内旅游景区的数量与质量,用以表征旅游资源比较优势;旅游支撑条件主要反映区域内旅游服务的水平,酒店和旅行社的数量与质量则是旅游服务业最重要的指标;旅游市场需求主要反映旅游客源的数量与结构及区域的旅游收入水平;旅游发展潜力通过旅游产值表征旅游业的竞争力水平。根据这四个维度,确定了 16 项具体指标(表 2)。

表 1 综合城镇化率测度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of the composite urbanization rate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体系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重(%)	0.0116
		城镇人口规模(万人)	0.0209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数(万人)	0.0059
		人口密度(人/km ²)	0.006
		人均 GDP(元)	0.1755
	经济城镇化率	人均工业总产值(元)	0.1839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0.0019
		二三产业 GDP 密度(万元/km ²)	0.1101
	土地城镇化率	建成区面积(km ²)	0.0487
		人均绿地面积(m ² /人)	0.0819
		人均道路面积(m ² /人)	0.0725
		人均用水量(m ³ /人)	0.1374
	社会城镇化率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万人)	0.1413
		万人拥有医生数(人/万人)	0.0018
		万人拥有床位数(人/万人)	0.0006

表 2 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Tab. 2 Index system of the composit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旅游发展综合测度体系	旅游资源条件	A 级旅游景区数	0.0083
		4A 景区数	0.0194
		5A 景区数	0.0752
	旅游支撑条件	星级酒店数	0.0130
		3 级以上星级酒店数	0.0385
		5 星级酒店数	0.0485
	旅游市场需求	星级酒店床位数	0.0126
		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	0.0156
		旅行社数	0.0058
		国内游客人数(万人次)	0.1809
		国内旅游收入(万元)	0.2022
	旅游发展潜力	入境人数(万人次)	0.0342
		旅游外汇收入(万元)	0.0521
		人均旅游产值	0.1939
		旅游产值比重(%)	0.0611
		旅游产值密度(万元/平方公里)	0.0385

3.3 综合城镇化率与综合旅游发展指数的计算

用熵权层次分析法计算四川省各市州综合城镇化率 U 和综合旅游发展指数 T 。其计算的具体步骤为:

将决策问题的有关元素分解成目标层(即系统层)、准则层(即子系统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通过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指标值间的差距,差距越大,则该在综合评价中的影响越大,权重也就越大;反之,指标间差距越小,则该在综合评价中的影响越小,相应的权重也就越小;如果指标间的差异为零,则表明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的具体步骤为:

①为了避免求熵值时对数的无意义,进行数据了的非负数化处理:

数据越大越好的正向指标:

$$X_{ij} = (X_{ij} - \min\{X_{ij}\} / \max\{X_{ij}\} - \min\{X_{ij}\}) \quad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1)$$

数据越小越好的负向指标:

$$X_{ij} = (\max\{X_{ij}\} - X_{ij} / \max\{X_{ij}\} - \min\{X_{ij}\}) \quad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2)$$

其中 X_{ij} 为第 i 个方案第 j 个指标的数值, m 为方案个数, n 为指标个数, X_{ij} 为处理后的值。

②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重: $Y_{ij} = X_{ij} / \sum_{i=1}^m X_{ij}$ (3)

③根据熵的定义,确定评价指标的熵值: $e_j = -\sum_{i=1}^m Y_{ij} \ln Y_{ij} \quad (0 \leq e_j \leq 1)$ (4)

④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k_j = 1 - \frac{e_j}{\ln m}$ (5)

⑤进而得熵权: $w_j = \frac{k_j}{\sum k_j}$ (6)

⑥计算各方案的综合得分: $S_{ij} = w_i X_{ij}$ (7)

根据上述步骤,分别计算出综合城镇化率与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中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表2、3),并计算出四川省各市州综合城镇化率(U)与综合旅游发展指数(T)。

3.4 旅游发展与城镇化率耦合协调度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耦合度函数^[10-12],表达式为:

$$C = \sqrt{(U \times T) \div (U + T)(U + T)} \quad (8)$$

其中 C 为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U 为综合城镇化率, T 为综合旅游发展指数。 $C \in (0, 1)$, 值越大耦合度越高。耦合度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会出现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都较低时耦合度会较高的情况,无法真实反映旅游与城镇化发展的协同程度^[20]。因此,需引入反映系统协调状况优劣的指标——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反映系统及各要素之间良性耦合的程度,耦合协调度越高,则系统之间或组成系统的诸要素之间的一致性越高。旅游与城镇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表达式为:

$$D = \sqrt{(C \times Z)} \quad Z = \alpha U + \beta T \quad (9)$$

其中 Z 为旅游与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D 表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 α 、 β 分别是二者的权重,同样用熵权法确定 α 和 β 分别为 0.489、0.511。

4 研究结果

4.1 四川省综合城镇化率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图2、图3)表明,四川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成都市,其次是攀枝花市;最低的是川西甘孜、凉山、阿坝三个民族自治州以及川东的巴中市。四川省综合城镇化率总体上呈现由成都平原向周边山区递减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山区总体上是全省城镇化的低地,而攀枝花市以资源开发立市,是典型的工业城市,人均 GDP 全省第一,成为该区域乃至全省的城镇化高地,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是典型的山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城镇化率水平也直观反映了该区域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4.2 四川省旅游发展综合指数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图4、图5)显示四川省旅游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三个市州依次为成都市、阿坝州和乐山市;最低的是秦巴山区的达州市、巴中市和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德阳市。从空间上看,成都市、阿坝州、乐山市是四川旅游发展的重心,在省域中部形成一道南北向的热线,并初步呈现出与旅游发展综合指数较高的绵阳市、南充市、广元市连片发展之势。而西南部的攀枝花市是旅游综合发展较高的一块飞地。旅游综合发展水平最低的达州市和巴中市位于远离省域中心的川东地区。

4.3 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结果

根据四川省各市州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合城镇化率计算结果,计算出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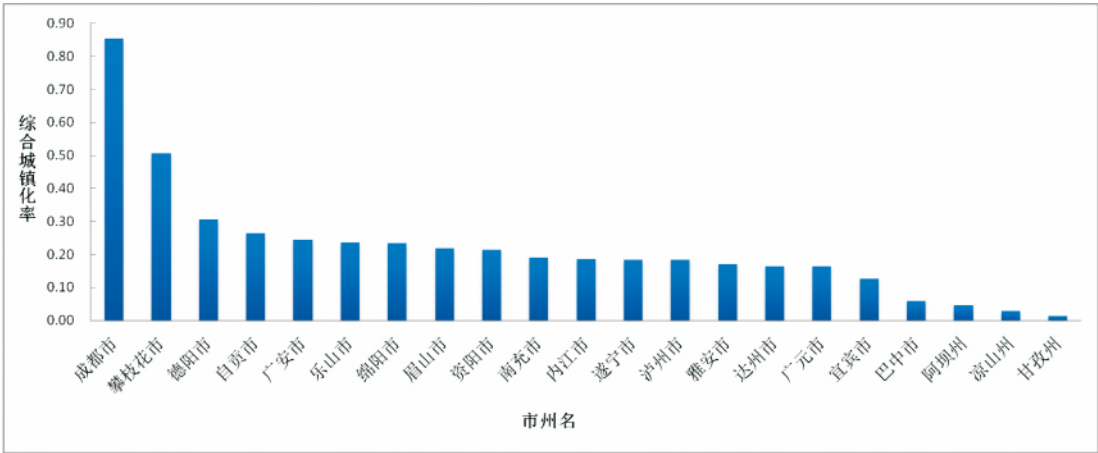


图 2 四川省各市(州)综合城镇化率
Fig. 2 Composite urbanization rate of cities in Sic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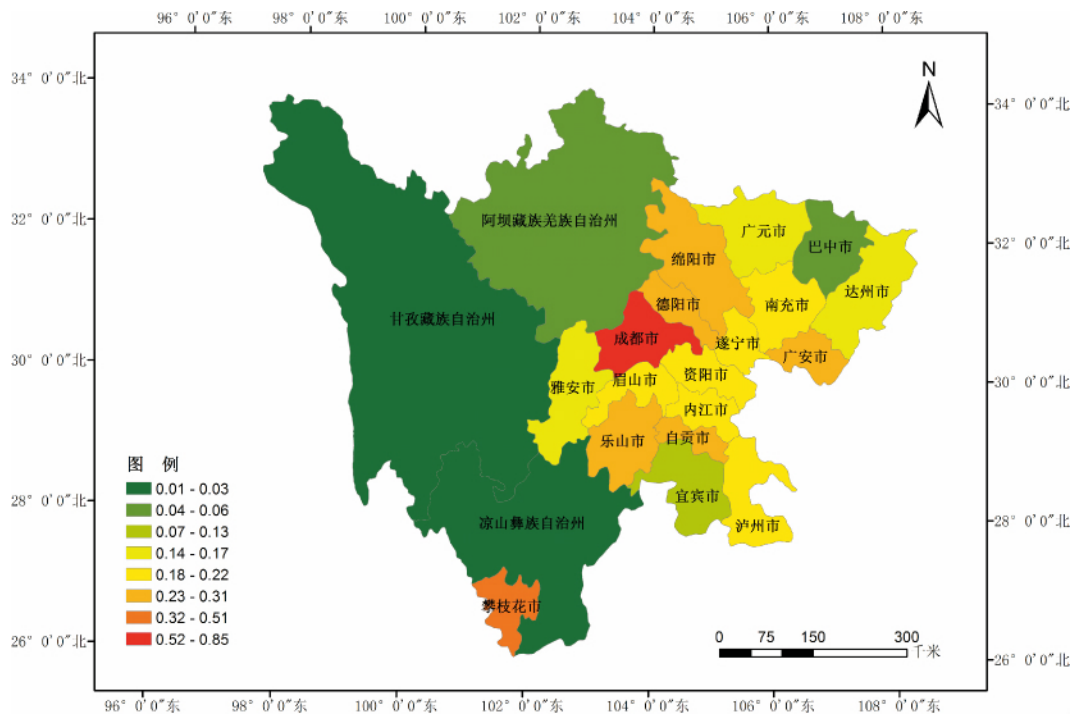


图 3 四川省各市(州)城镇化空间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of cities in Sichuan

协调度排序结果如图 6 所示。

基于相关研究^[11,20-21],结合本研究的计算结果,把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等级分为严重失调(0-0.25)、初级失调(0.25-0.35)、初级协调(0.35-0.55)、良好协调(0.55-0.75)四个类型。按旅游业与城镇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异,可以将四川省各市州划分为旅游产业滞后型($U < T$)、城镇发展滞后型($U > T$)和同步型($U = T$ 或基本相当)三种类型。综上,四川省各市州可分为优质协调的

同步型、初级协调的同步型、初级协调的旅游滞后型、初级失调的旅游滞后型、初级失调的城镇化滞后型、严重失调的旅游滞后型和严重失调的城镇化滞后型七种类型。

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全省 21 个市州中,优质协调的同步型只有成都市 1 个;初级协调的同步型和初级协调的旅游滞后型也各有 1 个,分别是乐山市和攀枝花市;初级失调的有 8 个市州,其中只有阿坝州 1 个城镇化滞后型,另外 7 个均为旅游滞后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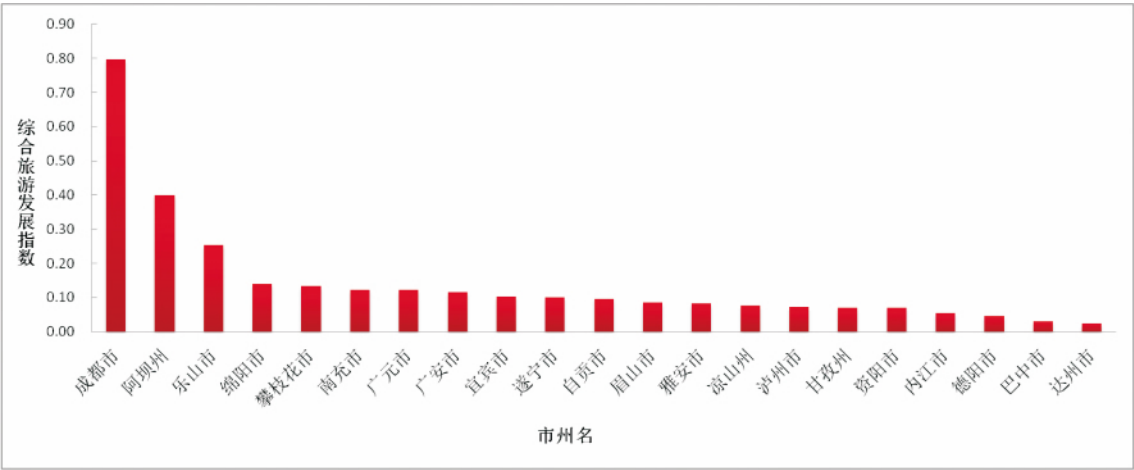


图 4 四川省各市(州)旅游发展综合指数

Fig. 4 Composit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of cities in Sic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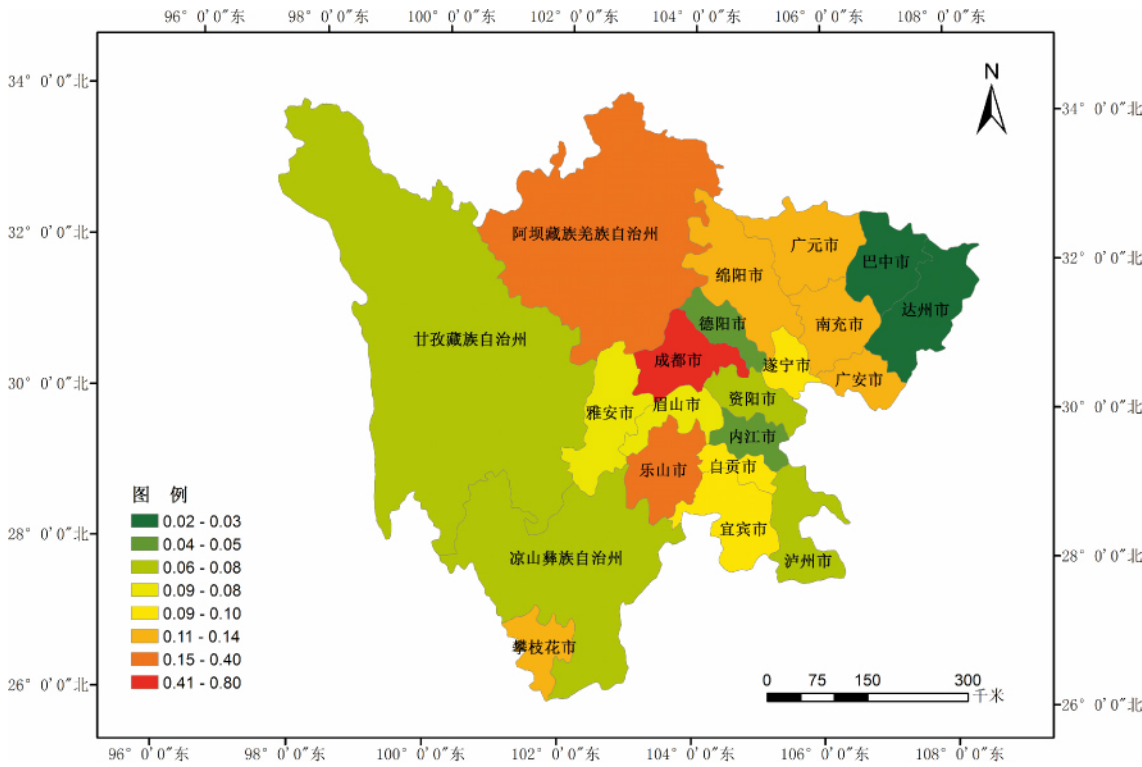


图 5 四川省各市(州)旅游发展空间分布图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Sichuan

严重失调的有 10 个 除了川西凉山州和甘孜州是城镇化滞后型以外 其余 8 个全部是旅游滞后型。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建立综合旅游发展和综合城镇化率指标体系 计算出四川省各市州出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合城镇化率 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

四川省总体呈现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较低、区域差异大的现状 除川西城镇化率滞后于旅游发展以外 其他市州旅游发展均滞后于城镇化。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复杂的地形因素也是四川省这样一个山区大省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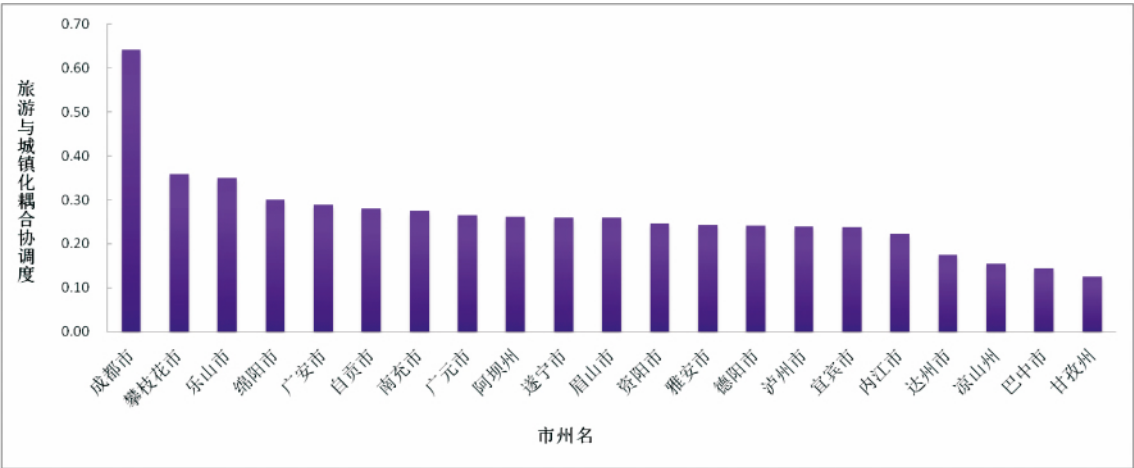


图 6 四川省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排序

Fig. 6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cities in Sic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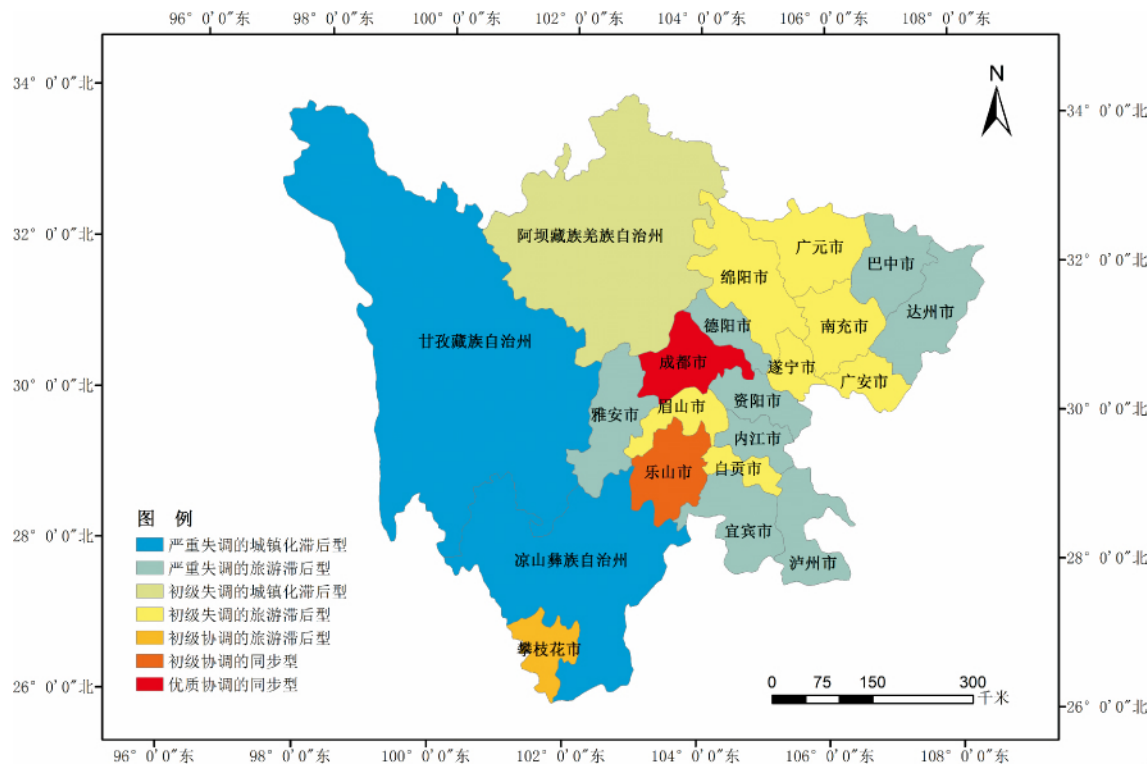


图 7 四川省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cities in Sichuan

5.1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总体协调性较差且空间差异大

根据对全国和西南地区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的协调性有上升趋势^[22-24]。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全省 21 个市州中,旅游与城镇化协调的市州只有 3 个(14%),18 个(86%)市州二者的发展是失调的。

尽管本研究中成都市的得分为 0.642,但与东部发达城市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现有研究的结论普遍支持经济社会越发达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程度越高的规律,就全国范围,东部普遍高于西部地区,区域内部的一线城市普遍高于二、三线城市^[11、12、23、25]。本研究结果却表明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是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

攀枝花是全省人均 GDP 最高的两个城市,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性较高,而同样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德阳市(人均 GDP 排名第三),却是严重失调型;乐山市(人均 GDP 排名第九)和阿坝州(人均 GDP 排名第二)旅游资源丰富且品质高,都拥有世界遗产型 5A 景区,乐山属于初步协调型,而阿坝州却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属于初级失调型。四川省城镇体系与旅游体系的联动发展总体较弱,协调性较好的市州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未出现东部发达地区常见的高高聚集协同发展的空间态势。就四川省而言,地形因素是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差异不可忽视的原因。四川省平原面积少,山地、丘陵、高原面积高达 90% 以上,城镇空间体系的完善和旅游产业链的空间布局都受地形限制,旅游与城镇化的中心地的生产要素难以形成空间溢出效应。此外,由于各市州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各有特点,产业结构和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各不相同,城乡统筹、小城镇发展、新农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等政策也各有出入,旅游与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也必然有所不同。

四川省作为中国西部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旅游大省,应注重城镇化与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发挥二者的互促进作用。在促进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到空间差异性,根据不同的旅游城镇化耦合协调类型探索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模式^[25-26],如以成都市为代表的综合性城市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模式、以攀枝花市为代表的转型城市旅游加传统优势产业城镇化模式、以阿坝州九寨沟县为代表的优质景区依托型旅游城镇化模式等。

5.2 四川省旅游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化水平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各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优于旅游发展水平^[23-24],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普遍跟不上城市化发展的速度,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失调的区域中城镇化滞后型的市州只有 3 个(17%),而且全部分布在川西山区,其他 15 个(83%)市州全部是旅游滞后型。

四川省旅游资源整体优势度在全国属于最前列^[27],但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同等水平。各市州旅游综合发展具有旅游资源导向特征。旅游发展综合指数水平最高的 3 个市州包揽了全省的所有世界遗产,分别是成都市的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和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阿坝州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景区和乐山市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乐山”景区。

这 3 个市州共有 6 家 5A 景区,占全省三分之二。旅游产品方面,当前仍以观光旅游为主导,传统服务业色彩浓厚,新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应用不足,缺乏与文化、商务、商业、会展、体育、电子商务等产业的互动融合,产品结构单一,以休闲度假为特征的现代产品体系尚未形成,产业聚集、产业带动作用不足;城镇化方面,除成都等少数城市外,多数城市现代化水平还不高、休闲娱乐购物功能不发达,无法满足当今国际国内旅游市场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对游客的吸引和接纳能力不足,限制了旅游促进城镇化的潜力发挥。

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应进一步强化旅游功能,通过城市核心区都市旅游提档升级促进城市品质提升和空间人性化,通过城市郊区游憩带动城乡统筹协同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要将旅游产业项目、旅游基础设施的用地需求纳入城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并考虑旅游用地的特殊需求,加强不同规划和建设间的配套衔接并适度倾斜,推动城镇、景点景区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体发展,促进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和生态功能的紧密融合,在省域范围内,通过旅游经济带和旅游环线的建设、延伸和完善,促进“城镇群”和“城镇发展带”的发展。

5.3 川西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差,属城镇化滞后型

本研究结果表明川西山区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综合旅游发展指数都高于综合城镇化率,是全省仅有的三个城镇化滞后型地区,且全省两个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严重失调的市州都在该区域。优美独特的山地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川西山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该区域同时也是民族地区、地震灾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普遍滞后,产业基础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在生态保护的任务重与地方经济发展愿望强的双重压力下,统筹协调难度大。

阿坝州是全省综合旅游发展指数仅次于省会成都的地区,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并由此形成了人口、物资和资本的聚集,形成了景区依托型局部旅游城镇化发展热点现象。研究表明该区域的旅游产业在经历了由重点景区带动发展阶段后,将进入由中心城镇带动发展的提升阶段,区域范围内旅游业的发展将依赖于整体城镇综合实力的提升来带动^[28]。但阿坝州较低的综合城镇化发

展水平却难以支撑旅游产业在新的阶段的进一步提升。甘孜州和凉山州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合城镇化率都较低,尤其是综合城镇化率在全省排名最低,且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也是全省最差。一方面,该区域城镇化水平低,无法为旅游发展提供相应的经济社会支撑。旅游品质和效益的提升依托于区域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旅游产品升级提档、高层次的旅游管理和服务人才吸引和培养等,都必须建立在较好的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上,而川西山区区域发展水平不高,劳动力、资本和创新发展能力等全要素生产力较低,支撑不了其旅游业整体水平的突破性提升。另一方面,山区旅游资源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城镇化的驱动力。欠发达地区旅游与城镇化的耦合机理体现为区域发展过程中旅游中心地与区域地理空间增长极的空间耦合^[29],但川西地区属于典型的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度大,可利用的土地少,使得旅游城镇化的中心地的生产要素难以形成类似于平原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旅游驱动的城镇化空间扩张的进程。此外,山区城镇规模小、城镇之间的连通性差,较之平原地区,旅游城镇化中心地的增长极效应不易发挥,城镇体系也很难在旅游系统的发展下得以完善。

四川山区应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富集、民族风情浓郁、地域特色多样的特点,把握国家对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尤其是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展生态旅游加大支持力度的机会,抓住时间窗口,积极探索以旅游统筹城乡功能、促进产业发展、扶贫开发、产业融合联动等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出台有力引导政策,加大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力度,使旅游与山乡脱贫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引领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水平加快提升。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关系空间差异性较大,不同类型区域之间、区域内不同功能空间之间,旅游与城镇化关系都存在着差异。后续研究将对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不同类型区的典型市州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机理,并提出二者互促发展的统一性和针对性策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黄震方, 吴江, 侯国林. 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0(2): 160-165 [HUANG Zhenfang, WU Jiang, HOU Guolin. Preliminary probing in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0(2): 160-165]
- [2]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 [3] PICCOLINO M, STRETTOI E, LAURENZI E. Class relations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Petite Bourgeoisi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for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4, 18(4): 591-608
- [4] 吴必虎, 唐俊雅, 黄安民等.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J]. 地理学报, 1997(2): 97-103 [WU Bihu, TANG Junya, HUANG Anmin et al.. A study on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r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7(2): 97-103]
- [5] 彭邦文, 武友德, 曹洪华等. 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2): 103-114 [PENG Bangwen, WU Youde, CAO Honghua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search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new urbanization [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6, 25(2): 103-114]
- [6] 高婧婷, 李国印. 中国旅游城市化研究综述[J]. 经济研究导刊, 2011(7): 180-182 [GAO Jingting, LI Guoyin, A study on China's tourism urbaniza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2011(7): 180-182]
- [7] 李柏文. 国内外城镇旅游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10, 25(6): 88-95 [LI Bowen, A summary research of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town tourism [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6): 88-95]
- [8] 王冬萍, 阎频. 旅游城市化现象初探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3(5): 118-122 [WANG Dongping, YAN Shun.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phenomenon: A case study on Turpan in Xinjiang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3(5): 118-122]
- [9] 李璐芳, 谢春山. 旅游城市化现象探析[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7): 166-167 [LI Lufang, XIE Chunshan. Probe into the phenomena of the tourist urbanization [J]. Sci-Tec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y, 2007(7): 166-167]
- [10] 王坤, 黄震方, 余凤龙等. 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J]. 旅游学刊, 2016, 31(5): 15-28 [WANG Kun, HUANG Zhenfang, YU Fenglong et al.. Spatial effect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o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5): 15-28]
- [11] 刘金伟. 长三角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33-35 [LIU Jinwei.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D].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15: 33-35]
- [12] 刘安乐, 明庆忠, 杨承玥等. 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协调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35(3): 56-61 [LIU Anle, Ming Qingzhong, YANG Chengyue et al.. Analysis of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patial pattern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5, 35(3): 56-61]
- [13] 陈明星, 陆大道, 张华.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

- 因子分析[J]. 地理学报, 2009, 64(4): 387-398 [CHEN Mingxing, LU Dadao, ZHANG Hu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urbaniz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387-398]
- [14] 郑文升, 王晓芳, 李诚国. 1997 年以来中国副省级城市区域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J]. 经济地理, 2007, 27(2): 256-260 [ZHENG Wensheng, WANG Xiaofang, LI Chenggu. The spatial disparities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level of vice provincial city in China from 1997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2): 256-260]
- [15] 申玉铭, 张云. 北京市生态城市建设能力的机理与综合评价——基于城市化与生态化视角[J]. 人文地理, 2006, 21(3): 19-23 [SHEN Yuming, ZHANG Yu. The mechanism and assessment of eco-city construc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transition: taken Beijing as example[J]. Human Geography, 2006, 21(3): 19-23]
- [16] 欧向军, 甄峰, 秦永东, 等.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08, 27(5): 993-1002 [OU Xiangjun, ZHEN Feng, QIN Yongdong et al. Study on compression level and ideal impetus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5): 993-1002]
- [17] 李强. 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40-43 [LI Qia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D].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013: 40-43]
- [18] 李敏, 李涛. 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05(6): 33-35 [LI Min, LI Tao.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05(6): 33-35]
- [19] 左冰, 保继刚. 1992-2005 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省际差异[J]. 地理学报, 2008, 63(4): 417-427 [ZUO Bing, BAO Jigang. Touris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regional variation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05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4): 417-427]
- [20] 唐新平, 刘彬, 麻学锋.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成长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7(5): 52-60 [TANG Xinping, LIU Bin, MA Xuefeng.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Xiangxi Area [J].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37(5): 52-60]
- [21] 杜傲, 刘家明, 石惠春. 1995-2011 年北京市旅游业与城市发展协调度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2): 194-201 [DU Ao, LIU Jiaming, SHI Huichun. Coordi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Beijing during 1995-2011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2): 194-201]
- [22] 王新越.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174-176 [WANG Xinyue.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ouris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D].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4: 174-176]
- [23] 梁坤, 杜靖川, 吕宛青. 西南地区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J]. 经济管理, 2014(12): 125-134 [LIANG Kun, DU Jingchuan, LV Wanqing. Analysis o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J].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12): 125-134]
- [24] 吴晶, 马耀峰. 东、西部城市旅游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对比研究[J]. 旅游论坛, 2014, 7(1): 46-50 [WU Jing, MA Yaofe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eastern city and the Western City [J]. Tourism Forum, 2014, 7(1): 46-50]
- [25] GLADSTONE D L.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8, 34(1): 3-27
- [26] 陆林. 旅游城市化: 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J]. 旅游学刊, 2005, 20(4): 10 [LU Lin. Tourism urbanization: A important issue of tourism study [J]. Tourism Tribune, 2005, 20(4): 10]
- [27] 方叶林, 黄震方, 余凤龙等. 省际旅游资源相对效率的演化分析[J]. 地理科学, 2013, 33(11): 1354-1361 [FANG Yelin, HUANG Zhenfang, YU Fenglong et al. Evolution analysis of relative 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tourist resources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1): 1354-1361]
- [28] 李东和, 吴晨, 汪燕. 黄山市旅游与城市互动发展关系模式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4): 69-73 [LI Donghe, WU Chen, WANG Y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ity development in Huangshan City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3, 32(4): 69-73]
- [29] 庞笑笑, 王荣成, 王文刚. 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与城镇化耦合研究——以吉林省抚松县为例[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4, 30(3): 130-134 [PANG Xiaoxiao, WANG Rongcheng, WANG Wengang. Research on coupling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fusong county in Jilin Province [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130-134]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ZHAO Chen^{1 2}, SONG Xueqian³, FANG Yiping^{1 2*}

(1.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610225,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Tourism can become an essential growth driver for urbanization when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 it to a certain level. Meanwhile, urbanization can provide resources and foundation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ourism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each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ratio and the composit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by entropy-weighted AHP method. It also applies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evaluat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each city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spatial disparity is high. It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ratio are lagging behi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ethnic minority prefecture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located in the west of Sichuan, and other cities belonging to the tourism-lagging type. [0] The major drivers that affecting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are geographic location, topography,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ourist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leve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are likely to be implementing targeted poli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For instanc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regions where the urbanization ratio is high.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humanization of urban space through up gradation of urban tourism; to keep balanc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developing the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tan; and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by rural tourism. Finally,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should be used fully so that it can improv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level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ourism;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difference; Sichuan province